

# 盛世狂歌

合欢教主·著

卷六

花解语

一日踏千山，千山我独行，多情刃饮血，烈焰驹惊风。多情刃的出现，勾起了江湖中所有成名人士的一段心结，那不止要靠忏悔，还要靠鲜血洗清。

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倾情写序，武侠奇才，狂歌一曲，笑红尘。盛世不得势，我意不当绝。

武侠馆 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*Carnival in peace and revolting in the darkness.*

# 盛世狂歌

卷六 花解语

合欢教主·著

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 
·北京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世狂歌. 第6卷, 花解语 / 合欢教主著. —— 北京:  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, 2012.12  
ISBN 978-7-304-05784-8

I. ①盛… II. ①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9913号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

盛世狂歌卷六: 花解语

合欢教主 著

---

出版·发行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电话: 营销中心 010-58840200

总编室 010-68182524

网址: <http://www.crtvup.com.cn>
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

邮编: 100039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---

策划编辑: 侯 洁

版式设计: 周 洋

责任编辑: 刘媛媛

责任印制: 李 玲

---

印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印数: 1~5000册

版本: 2012年12月第1版

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印张: 8

字数: 122千字

---

书号: ISBN 978-7-304-05784-8

定价: 28.00元

---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# 目录

- 四十九 联骑并辔花解语 / 1
- 五十 各怀鬼胎各为政 / 29
- 五十一 金菊之约不在酒 / 59
- 五十二 宁负天下不负卿 / 89
- 五十三 真武荡魔写剑意 / 123
- 五十四 血海七杀战太极 / 153
- 五十五 五十八年江湖怨 / 185
- 五十六 割鹿煮酒生奇变 / 219



联骑并辔花解语





## 四十九

### 联骑并辔花解语

凌雪烟扑到尉迟素璇怀里大哭，断断续续将刚才的事说了一遍，恨恨道：“我要杀了任逍遥，一定要杀了他！”

尉迟素璇将她搂在怀里，柔声笑道：“傻丫头！”一面给她穿上新衣，一面附耳说了几句话。

凌雪烟听得满脸通红，几乎将下唇咬破：“真的吗？尉迟姐姐不是编个谎哄我吧？”

尉迟素璇道：“这种事，我纵想编谎，一时也编不出。”说完，也有些脸红，赶紧岔开话道，“他已答应放了你，还要我把云霞剑还你，你快走吧。这次你命好，下次万一……可保不住了。”

凌雪烟想到刚才的情形，赶紧打断道：“尉迟姐姐你呢？你不走？”

“我和他一起走。”

凌雪烟一怔，几乎跳起来，抓着她双肩道：“那浑蛋可没安好心！你，你可别拿自己的命换我。”

尉迟素璇叹了口气，极轻极快地道：“凌妹妹，你已帮了我很多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不能再要你为我冒险了。”她以指做梳，理着凌雪烟散乱鬓发。“我这条命，早就和死了没有分别。任逍遥想利用我要挟我爹，是没安好心，倒也没什么了。我也能利用他，平安到威雷堡去。若能再见爹和……和他一面，我也死得安心了。要是还能救妹妹一次，就是我的福分了！”

凌雪烟看她的神色，知道劝不动，暗道：“凭我一人之力，也救不出尉迟姐姐，不如去找冷无言来。”想到此，便辞过尉迟素璇，沿原路返回。走到江边，却又踌躇起来：“唉，若是这么回去，可真没有面子。再说，回去怎么对姐姐说呢？那浑蛋竟然不要姐姐。可是，他记挂着以前的夫人，好像，又没什么错……”想着想着，脚下不觉兜起了圈子。



黎明时分，乃是一日中最冷的时候。凌雪烟冻得瑟瑟发抖，心头一阵难过。她第一次离开亲人朋友，独当一面，本以为凭自己本事，什么事都会一帆风顺，谁知走进江湖来处处吃亏，想着想着，几乎落下泪来。正在这时，林中传来一阵车轮声，任逍遥的马车缓缓驶出。凌雪烟见了，提剑屏息，远远辍行。

山间雾气未消，冷寂逼人，马车走得不紧不慢，凌雪烟却快要捱不下去了。折腾了一夜，早是又冷又饿，只求任逍遥快点到市集上去，自己也好买碗热粥暖暖身子，却未曾想过自己身上根本没有一个铜板。

“怪事！往常就是赶上三天三夜山路，也不觉得怎么，今日怎么这样累？难道我功夫变差了？还是说，湖广的冬天真比塞外冷？”凌雪烟正在胡思乱想，马车居然停了下来。血影卫纷纷下马，往她藏身的方向走了过来。凌雪烟的心一下子悬起，紧握剑柄，正不知是退是战，却见这些人解开裤带，竟是小解，羞得她赶忙把头低下，大气也不敢喘，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响亮的哗哗声总算停了，凌雪烟却仍不敢抬头，更不敢睁眼。直到脚步声远去，车马声响起，

才惴惴不安地起身，心里又是恶心，又觉得丢脸，恨不得把那几人活活掐死。

“嘿！”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轻笑。

这轻笑声此刻听来，仿佛炸雷一般。凌雪烟蹭地跳转过身，就见任逍遥端坐马上，似笑非笑看着自己：“原来小花豹藏在这里偷看，早知你喜欢看这个，昨夜我……”凌雪烟刷地一下脸红起来，骂道：“闭上你的臭嘴！”话未说完，便一剑刺了过去。

云旌蔽日！

谁知任逍遥竟一提缰，沉雷鼻子里喷着白气，直冲过来。

凌雪烟自幼爱马，怎舍得伤了烈焰驹这等千里马？急急收剑，倒险些被沉雷踢倒。她自知追不上烈焰驹，见沉雷身后还有一匹烈焰驹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厉喝一声，翻身上马。她在塞外长大，骑术自然了得，谁知挣了几缰，这马却不走，只在原地打转。任逍遥远远看着，抱臂笑道：“小花豹，你连我的马都拿不住，还想拿我？”凌雪烟心中发狠，踩稳马镫，从鞍桥微微站起，跟着马的脊骨展动身子，手中松松紧紧地勒缰，几个回合下来，这马见

不能把她掀下背来，也渐渐安静了。

任逍遥见凌雪烟催马追来，只有一搭没一搭地驱着沉雷，直到凌雪烟与烈焰驹配合无间，才全力催马。两匹烈焰驹一前一后，踏着川泽间湿润的土地，踏着垄沟田坎上残留的麦穗，踏着铺满大地的灿灿金辉，将一个又一个村庄甩在身后，仿佛两条火龙嬉戏追逐，拨开浓厚雾气，惊起飞鸟无数。在灰冷凄凉的初冬，透着别样温暖。

天近午，任逍遥勒住沉雷，四下打望，知道到了德安府地界。凌雪烟追上来道：“你不跑了么？”

任逍遥答非所问：“它叫掣电，是天下第一神驭手陈无败调教的最后一匹烈焰驹。小花豹喜欢么？”

“不喜欢。”凌雪烟飞快地回答，好像跟他作对特别有精神。

任逍遥略略惋惜：“我本打算把掣电送给小花豹，既然小花豹看不上，那……”

“真送我？”凌雪烟急急道，“说出的话可不能反悔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摩挲着烈焰驹水润光鲜的鬃毛，喜爱之情溢于言表。忽又眉头一蹙：“平白无故，送什么礼！”

“无事献殷勤，自然非奸即盗。”

凌雪烟简直想骂人！可是刚刚收了别人的马，怎么骂得出口。憋了半晌，才道：“尉迟姐姐呢？她不是和你一路的么！”

“你才想起你的尉迟姐姐？”任逍遥揶揄地笑了笑，不紧不慢地道，“跟我来。”说完催马前行。

凌雪烟只好乖乖跟着。

即使她不想跟也不行，因为掣电明显更听任逍遥的话。

两人进了一间又大又豪华的酒楼，在二楼雅间坐下。任逍遥甩给伙计一锭碎银，道：“你且说说这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尝。我这表妹见多识广，可别想糊弄她。”

伙计未出声，凌雪烟先气道：“谁是你表妹！”

任逍遥笑道：“好好好，不是表妹，是娘子，夫人，相好的，小宝贝儿，这称呼可好？”

凌雪烟眼睛一翻，直想跳楼。

伙计赶紧见缝插针笑着道：“两位是京城来的贵客罢？”凌雪烟一年中有七八个月到舅舅府上玩耍，京腔多些，便哼了一声，又瞪了任逍遥一眼。伙计只当小情侣打情骂俏，装没看见，抖开嘴噤里啪啦地道：“那您可要先

尝尝地道的荷月酥了。想当年马皇后病重，不想吃，不想喝，御厨做什么都没用，太祖皇上下旨，要各地进贡美食，就是我们这里的荷月酥治好了马皇后的胃口，太祖爷一高兴，这就成了贡品。在京城里，除了皇宫大内，有钱也吃不到正宗，这荷月酥……”

凌雪烟截口道：“以白面、砂糖、桂花、金橘饼为料，饼坯做圆，中心点馅，四周切花，蒸至酥皮翻起，状若莲蓬，以鲜豆浆加白糖泡食，香甜酥绵，酸润开胃。”

伙计听得挠头。

他哪知道凌雪烟的舅舅是京城百味斋的大东家范天鹤，大内御厨还得叫他一声师父，区区一个荷月酥又算什么。好在这伙计反应极快，又笑眯眯地道：“小姐看不上点心，咱们这里还有一道翰林鸡，诗仙李太白传下的，那可是……”

“先用整鸡腌渍入味，蒸七分熟，去骨，切块，摆盘，原汤加蘑菇、鲜虾细火蒸烹，出锅一淋，用蛋黄糕佐之。”凌雪烟喝了口茶，道，“这有什么新鲜的，我十岁就吃腻了。”

伙计讪讪道：“小姐真是见多识广，真是京城来的贵

客，贵客。”

凌雪烟道：“既然你说不出新鲜的，那我来点。先来份‘二河三蒸’，这菜在京城里，可是真的吃不到。”

伙计脸色微变，赔笑道：“小姐，这菜，小店可没有！”

凌雪烟手一翻，一只白玉龙鱼坠子立在桌上。

“真没有？”

伙计脸色大变，噗通跪下，哆哆嗦嗦地道：“姑，姑奶奶，您这是，要，要，要命了。”

凌雪烟啐道：“谁要你的命，我不过想尝尝鲜，做得好了有赏，不干忌讳的事儿。谁让你跪着了，起来！”伙计半信半疑站起身，看了看任逍遥。任逍遥只是笑，一副看戏的样子。凌雪烟吩咐道：“还有，云梦鱼面一份。”忽然一怔，“两份吧。要青、草、鲢、鲤四样俱全，少一样，我可吃得出来。还不快去后厨传菜！”

伙计连连作揖，像得了特赦般跑了。任逍遥此时才笑着摇头叹道：“冒充锦衣卫，小花豹胆子不小。这地方若真来了京城的锦衣卫，恐怕六七八九品的大小官员都要赶来伺候，到时看你如何收场。”

凌雪烟诡谲地笑了笑，哼道：“来得越多越好，我听说，抓任教主的赏银可不少。”

任逍遥这才记起自己通缉犯的身份，摇头叹息：“最毒妇人心，真是不错。”

就听一阵蹬蹬蹬的脚步声窜上楼来，一个掌柜，一个账房先生打躬作揖着凑到近前，对着任逍遥压低声音道：

“小人不知大人到此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招呼不周，还望大人海涵，海涵……”

他们居然把任逍遥当做锦衣卫？

任逍遥居然毫不客气地把那龙鱼坠子收了起来。

凌雪烟顿时慌了神：“喂！你们怎么……他是……我……”

任逍遥一把攥住她的手，道：“宝贝儿，这东西给你玩玩尚可，不要拿来招摇，你以为这是在京城里？”说完，又摆出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，看了看那两人，“好了，忙你们的去吧。嘴巴严谨些。”

凌雪烟用力抽手，却根本抽不动，又见掌柜和账房先生对着任逍遥打躬作揖、唯唯诺诺，又看着自己，笑得不怀好意，气得七窍生烟，忍不住骂道：“看什么看，滚！”

两人立刻千恩万谢地退出去，又说饭菜马上就好，大人有什么吩咐只管喊一声云云。他们总算确定，这缙骑不是来敲诈勒索，看样子是带着相好的来游山玩水。

须知凌雪烟点的“二河三蒸”，干系到一位犯忌讳的人，那就是本朝太祖的劲敌陈友谅。蒙元无道，天下英雄纷纷揭竿而起，汇成数十支义军。湖广一带最大最出名的反元义军叫做天完红巾军，元帅便是陈友谅。他有才略，也有抱负，势力越来越大，只是常年转战的兵士一直吃夹生饭、盐水菜，很多人上吐下泻，一病不起。陈友谅忧心不已，谁知陈夫人用鱼藕青菜拌大米粉，蒸成饭菜，兵士们吃了，再也没了病。后来蒙元败亡，陈友谅与太祖皇帝也到了一较高下之时。双方对决鄱阳湖，陈友谅兵败身亡，天下归明。

且不论陈友谅是反元英雄，还是乱世流寇，都不过青史两行，早已被人遗忘。倒是陈夫人的“二河三蒸”成了湖广名菜。然而一些奸佞之辈却将它附上反意，以求上位。人们起初只当个笑话看，也不在意。可是自有锦衣卫以来，缙骑四出，罗织罪名，捕人甚众。这道菜居然也成了罪名之一，以致在湖广以外绝迹，便是百味斋也没有做过。



掌柜临走前拉过屏风，把任凌二人与其余食客隔开。这马屁拍得正合任逍遥心意，忽然伸手摸着凌雪烟手腕。凌雪烟怒火中烧，一掌将桌上茶壶打飞。满满一壶滚烫茶水全浇在任逍遥身上，痛得他一下跳了起来。凌雪烟忍不住咯咯大笑。

任逍遥将衣襟上的水拧干，低声喝道：“臭丫头，你再不听话，有一次，我就命人剁尉迟素璇一根手指，手指剁光了剁脚趾！”

凌雪烟心中一惊，气道：“你……卑鄙无耻。”她摸出月老牌，喊道，“你敢，我就毁了它！”

任逍遥恶狠狠道：“你敢毁了它，我就毁了你。”

凌雪烟想到尉迟素璇对自己讲过的话，自然明白这个“毁”是什么意思，恨不得将任逍遥碎尸万段，却真的有些怕了。

剁手指，剁脚趾，欺负女人，眼前这家伙什么做不出来！

任逍遥有些后悔。真吓怕了她，这游戏便无趣了。他正想逗一逗她，就见伙计抱了两坛酒走来，冲任逍遥躬身笑道：“大人，这是我们掌柜孝敬您的。”拍开泥封，一